随笔

城市麻雀

许 锋

小时觉得，世上最不安分的便是麻雀了。西北多的是麻雀，东北多的也是麻雀。尤其在冬天大雪纷飞时，麻雀竟也会穿行觅食，颇有“风雪夜归人”般的情致。

而清晨，雪一旦顿住时，万籁俱寂，你听到的第一声响应是雀儿的叫。轻轻地掀开窗帘角儿，顺着门缝儿向院儿窥视，三三两两的雀儿正焦急地觅着米粒儿；下了一夜或遮天蔽日地飘了好些时日的雪掩盖了让这些可爱的小生灵果腹的米粒儿。孩子们若有善心，定会悄悄偷一把米袋里的小米儿，趁人不注意时，洋洋洒洒地去讨好那些可爱的雀儿。冬天，雀儿活得真不易。一旦到了谷物丰收的季节，该是它们最欢欣雀跃的时候了。它们成群成群地飞，落时，呼啦一片，飞时，又呼啦一片。不怕人。人挥起扫把，赶了这边的，那边的就得了嘴。那属于乡村独有的景致，也必然是没有气枪或弹弓之类的凶器不时向它们瞄准才能看到的。而在城里，任何季节，闹市，雀无疑都是孤寂的。顶多三三两两地藏匿在枝杈上，叽叽喳喳地叫着，始终不敢成群结队地飞翔。

雀生于民间，便该叫，不该无语。它本来就小，微乎其微，唯有叫声，才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

我喜欢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

你见过一生不语的雀儿吗？

那些雀儿不在北方，不在南方的市区。它们生活在广州东北部萝岗区的天鹿湖森林园区里。我起初听人说起时，满肚子不以为然。见过太多的雀儿，幼时又与雀儿有过亲密的接触，因此对这些小生灵并不十分好奇，也不过分喜爱，自然，也根本不会厌烦它们。也或许是在城里生活久了，心境起了某种变化，早已缺乏那份童心和对生活的表达与发现。

与其说是去看雀儿，不如说想散散心。

但当我真的看见那些“雀儿”时，委实被它们吓了一跳。“雀儿”离我很近，咫尺之遥。我望着它们，俨然又回到童年时隔着玻璃与雀儿对视的时刻。这些“雀儿”没有丝毫的敌意与防备，黑芝麻一样的眼睛宁静而致远。它们站在树上，一只一只并排簇拥在一起，一点也不孤独。它们扎堆儿，却又不叠乱。它们的头大都齐齐地向里，只露出红色的尾巴尖儿和乳白却又带点嫩绿的“羽毛”。

我稍稍喘息，再放眼四周，“雀儿”也不是离群索居，而是三五成群。看，女儿喊，这里有！那里也有！呀，上头也有，快看，这边还有。“雀儿”已包围了我们，我们已进入“雀儿”的王国。

有一缕阳光正穿越林隙，斑斑驳驳地落下。阳光让“雀儿”周身光泽四溢。我重又细细仰视最近的一簇——是的，它们不是真雀儿，像雀儿。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禾雀花。像雀的花儿，像花儿的雀。不同的意思，一种意味儿。

真的像极了。

我倚在树干上，偏着脑袋，仔细地端详与凝视它们。要真是雀儿，怕早就被我吓得“桃之夭夭”了。雀儿胆小，童年的乡间，在连日觅不到小米儿而发现我手里居然攥着一把小米儿时，它们都不敢很大胆地靠近我。在它们眼里，眨眼间我或许就露出了顽皮却十足的凶相。

而这些三、四月间开放的像雀儿的花儿并不真长在树上。它们长在藤上。由一根极长的藤串起一簇簇的花儿。每簇一二十、二三十朵不等。远远看，像一大串葡萄，近看，俨然是一群群禾雀在栖息、密语、商议大事儿。

禾雀花的藤蔓顺着树干向上攀爬的本领极强。它们盘绕在一棵棵粗壮的树上，乃至一棵树与另一棵树之间，并连缀成一条不断的思绪，让整个林间生趣盎然。

我没有堕落到采摘一朵“雀儿”。幼时，我对雀儿也极为爱怜，捉过，也放过。如今不会去摘活生生的“雀儿”，摧残它们的生命。我从地上捡起一朵显然离群不久的“雀儿”，让女儿把小手摊开，让“雀儿”在她的手背上展翅飞翔。如此近，“雀儿”静静地伫立着，目光依旧宁静致远。它不为我们的呼吸所动。——它就是一只禾雀，两瓣花瓣卷拢成翅膀，尾巴尖高高翘起，矜持，娇贵，从容。

这花朵一样的“雀儿”，这雀儿一样的花朵，让人温暖且友善。

我轻轻地坐在那一方被树木和禾雀花包围的“天井”里，禁不住轻轻吟诵起“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其时，各种鸟的叫声、蝉鸣、虫子的回响以及自然界其他的“絮絮聒聒”，让我无一点烦躁，却觉得鸣声上下，不绝于耳，快乐至哉。

山水清音（国画） 李升运

随文

鱼之乐

晓 小

我有一缸鱼，一缸整天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鱼。

我是不聪明的。鱼们在水里争食、夺偶的追逐，因了它们优雅的身段，在我的眼里，都是曼妙得如同洛神凌波的款款舞姿。而且，哪怕正一边捞起因争夺交配权而付出生命的某一条鱼的尸体的同时，也不影响我一边欣赏胜利者那永远如此曼妙的身姿。

坐在鱼缸前，很容易我就会发呆。水，清凌凌透明温润的水；鱼，优雅曼妙游来游去的鱼。还有青绿的水草、微缩却也嶙峋的假山、白色和黑色褐色的细河砂——我的鱼缸是漂亮的。

我是不聪明的。坐在鱼缸前，我最容易进入的状态就是发呆。鱼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儿啊，为什么你们总是让我觉得你们是一天到晚溜溜达达优雅潇洒游来游去的鱼呢？尽管我的鱼们总是睁着眼睛，正好看着我的时候也如同正好看着一条败了的水草或自己排出的细长代谢物般地漠然，也不能点化我愚笨的头脑与心智。我仍旧觉得，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为什么你们总是那么优雅潇洒地不停游？

于是，我更加频繁地坐到鱼缸前，发呆的同时，也指望我的鱼们能偶尔大方地给我多一点点启示。

一天，我鱼缸里最有思想也最强壮的一条公鳗鱼游到了我的面前。它拖着一条长长的细黑的粪便优雅地游到了我的面前。睁着它那永不瞑目的圆眼睛，它对我说：“你很羡慕我，是吗？”我说：“是的。”那条公鳗鱼优雅地摆了摆尾巴，浮到水面若有所思地吐了一个泡泡，又吃了两颗我撒的鱼饲料，以一个无所不知的哲人的漠然，不屑地晃了晃下巴上的两根长胡须，说：“是呀——要不怎么叫鱼之乐呢？”

我虔诚地望着它，等待着它的进一步明示。它却忽然对我鱼缸里最漂亮的一条母鳗鱼发生了兴趣，电光火石般地以矫健的身姿追了过去。我依旧虔诚地注视着它，因为我拿不准它是否在行不言之教。

但不知是否凡大师都是那么令人捉摸不透？我鱼缸里的那条公鳗鱼追了一下那条漂亮的母鳗鱼之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优雅地游过来游过去了。似乎从来就没有我的存在，更没有过与我之间的短暂的交谈。

…… ……

所以，聪明的，你告诉我，每当坐在鱼缸前，除了发呆，我还可以干什么？

梦回童年（国画） 吴仁敏

博古斋

古代的“帮闲”

王吴军

“帮闲”是古代市井中的一个群体，他们有一定的本事，能为官宦和富人提供精神帮助，但他们绝不能炫耀自己的高明。南宋的《都城纪胜》中说，当时杭州的“帮闲”中，“有一等是无成子弟失业次，人颇能知书，写字，抚琴，下棋及善音乐。艺俱不精，专陪涉富贵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方官员到都干事”，清楚地说明了“帮闲”的人员构成和工作职责。

“帮闲”历代都有，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就是“帮闲”中的高手。有一次，金农赴某盐商之宴，席间要每个人说出一句诗词，其中要有“飞”和“红”，说不出的要罚酒。轮到盐商时，他竟说出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真是无稽之谈，正当众人揪住盐商要罚酒时，金农却说此诗句不是胡诌的，金农当场吟道：“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这样一来，诗句翻出了新意。宴会结束后，盐商备了一份厚礼送给金农，感谢他的良好表现。做好“帮闲”是要有真本事的，不然，只能被人不屑、看轻。《红楼梦》中的詹光、单聘仁、卜固修这些“帮闲”，业务能力就不如刘姥姥这样的业余“帮闲”。

还有的“帮闲”因为过于乏善可陈，只好给妓女打杂，《都门纪胜》中说：“其（帮闲）猥下者，为妓家写简帖取送之类。”一个人混到这个地步，实在是毫无趣味。

对于“帮闲”，鲁迅说：“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看来，不论做什么，如果只会一味“扯淡”，总是被人看不起的。

小说

白颜色的兰花

谢大立

白颜色的兰花，奇花异草，奇珍异宝。

不为这种兰花，大牛才不会随老郑进黑山。老郑在大牛的心里是个马屁精，是个连同事的孩子到了办公室，也要凑上去阿谀奉承一阵的马屁精。大牛看不起这号马屁精人，谈起来就瘪嘴，更别说一起去那个深山扶贫了。

车在路上翻了，大牛腰脊骨受损，老郑肋骨下穿了个洞。

老郑虽然流了很多血，还被开腔进行了处理，却能走动。大牛被石膏固定，从早到晚只能是一个姿势地躺着。望着老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大牛急，长吁短叹。

老郑盯着他一阵看，关切地说，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大牛摇头，流泪。老郑就走近他，进一步说，要哪里不舒服，你可一定要说，这里只我们两个人，还是一起的，你可不能把我当外人，你想说什么就对我说什么，说什么舒服就对我说什么，那样你心里的许多事就能解开来，心里没有了疙瘩，病也就好得快。好在我还能动，你想要什么，想吃什么，尽管对我说，我去给你弄……

大牛确实想说话，于是说，老郑，你说我还能站得起来吗？像过去那样爬山，到山上去寻找兰花……咋不能！老郑虎起脸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这么年轻……大牛说，可我进这医院医了好几天了，两条腿还一点知觉也没有。老郑的手就放在了大牛的腿上，揉搓着说，你的腿暖和着呢，一定不会有事的。大牛说，但愿不会有事，我这人除了上班，就是上山挖个盆景找个兰花的，往后要只是这样躺着，可是宁愿去死。

什么死呀活的！老郑像大人教训孩子，任何事，人最主要的是信心！说着，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我刚才站在窗前，就是在看兰花，看一些人在山上挖兰花，这里可真是盛产兰花的地方，那兰花的颜色还与我们那里的不同，白的……

白颜色的兰花？你看到有人在山上挖……站在窗前就能看到？窗外面不是房子吗……说着，大有爬起来的架势。老郑一惊，高兴地说，谁说你的腿不会动，再动一下。大牛一使劲，真的又动了，激动得泪流满面。

护士从外面走进来，大牛报喜样地冲着护士说，我的腿会动了！说完又冲老郑：刚才还不会动的，你一揉搓就会动了，你是不是会推拿？老郑不说会也不说不会，只是对着他笑，笑得有些神秘地说，其实是你的腿自己能动……看一眼护士又说，要看到外面的兰花，得像我刚才那样站在窗前，你这个角度只能看到房子，快快好起来吧，山上的兰花等着你呢！

护士是来通知老郑搬五楼的，这个二楼的病房要让给一些行动不便的病人。老郑随护士走后，大牛睡了进医院来的第一个瓷实的觉。醒来，他见老郑仍然站在窗前，正想说，你不是搬到五楼了吗？老郑却对他说，你看那个孩子，挖了整整一抱的兰花，一半是白色的，正朝这边走来，兰花的香味真好闻。大牛吸吸鼻，可不是，空气里真有兰花的香味。

老郑是来跟大牛告别的，他对大牛说，我的病没事了，我要回一趟省城，但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可要抓紧疗伤，你可是侍弄兰花的高手，这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到了扶贫点，我们就在兰花上动动脑筋，种植兰花，让山民们靠兰花脱贫。

老郑走后，大牛真的抓紧疗伤，因为不尽快好起来，兰花的开花期就要过去了，伤情在他的抓紧下真的好得很快，很快就拆石膏了，石膏一拆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窗前，顿时，他傻了一般，因为站在窗前，根本就看不到山，更别说找到那个采了一抱兰花的小女孩了。

香味，兰花的香味，却实实在在地存在。

楼下来了那位女护士，女护士的手里拎把壶，走到墙根下给一盆兰花浇水。他恍然大悟，问护士说，这花是老郑弄来的吧？护士迟疑不决，半晌，抬起头，眼里满是泪。

他又问护士，是不是老郑有什么事？

果然的，老郑的所谓回去，是转到省医院。在开腔处理他的伤口时，发现了他腹腔内的瘤……

护士最后含着泪对大牛说，和老郑这样的人共事真是福气，自己病成那样，心里想的却是别人，走时还嘱咐我，一定要让这盆花开到你拆石膏的这天……

新书架

《狐狸土》

潘 斌

两百年来，四处漂泊的叶尼西人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其他的流浪族群。他们被发配到偏远、贫瘠的森林沼泽地，卖艺时受到定居族群的歧视，最残酷的是在“二战”期间，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还有严冬、贫困、疾病、饥饿……

苦难，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课题，但是我们还有更深沉的智慧：如果人只能活一口气，那么在这短短的片刻，全心全意、目光真诚，以热诚的吐息声来呼吸空气。

《狐狸土》不只翔实生动的描述了属于吉普赛人中一支的没落历程，更将他们每个世代的智者所习得的智慧毫无保留的一一阐述，为许多处于正要经历人生探索阶段的青少年，提供了许多不一样的借鉴，更让已成年的我们能够省思自己对生命的态度，找回最初的心，用更广宽的眼界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与生命！

两人来到马路湾附近的一所学校，学校是日本人办的，中国学生只要交得起学费，也可以入校学习。学校有体育馆，有游泳池，这在当时的奉天是绝无仅有的。冯庸带着张学良径直来到游泳池，游泳池里正在上体育课。一个日本人站在泳池边，只穿一条三角泳裤，被遮挡的部位显得特别夸张。张学良有些吃惊，这人是干什么的？精神病吗？冯庸说，他是老师，正领着学生上游泳课。老师？张学良更觉不可思议了。在张学良的印象中，老师都是杨景镇、白永贞那样的老学究，一顶道貌岸然的瓜皮帽，一身循规蹈矩的土布长衫，张口“子曰”，闭口“然也”，他不敢想象杨景镇和白永贞脱光衣服穿上这条三角裤会是什么样子。张学良正在愣怔间，冯庸在他耳边悄声说，你往池子里看，还有女的呢？张学良睁大了眼睛，池子中果然有几个女的，看样子像是学生，身上穿着将将能把隐私部分遮挡住的小衣，在水中如鱼儿一样浮上浮下，游来游去，嬉笑连声。更有甚者，一个看上去十分漂亮的女学生，竟然仰面朝天躺在水面上，摆动着小巧的双脚和白得眩人的双腿，胳膊抬起，连腋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冯庸说，你听说过美人鱼吧？这就是美人鱼啊！此生要是能有个这样的女人相伴，夫复何求啊。张学良被触动心事，突然想起于凤至，她会到这里游泳吗？她也敢穿成这个样子游泳吗？还有，她那像门帘子一样的刘海儿要是进了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张学良突然间兴趣索然，说，我得去洗澡了。冯庸拉住张学良，别走啊，想洗澡下去不就行了吗？走，我把裤头都带来了。冯庸拿出两条泳裤，一指不远处一个小房，那就是换衣服的地方，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我都打听明白了。张学良还是执意要走，冯庸被弄糊涂了，你怎么啦？看着心事重重的样子？张学良叹了一口气，我要结婚了，后天就结。冯庸吓了一跳，说胡话吧？婚哪能说结就结呢？女的是谁？还是那个村姑吗？

张学良与冯庸在靠墙的树荫处坐下，离了泳池有一段距离，但喧嚣的声音还是听得很清楚。

张学良把与于凤至相见的前后经过都讲给了冯庸，最后说，看样子我就是这个命了。说着，眼睛竟有些湿润。冯庸问，你到底喜不喜欢那个村姑？张学良摇摇头，她很聪明，很善解人意，人长得也不难看，可我就是没感觉。冯庸很不以为然，你这个人就是优柔寡断，不喜欢结的哪门子婚？要是我……张学良好没气地跟上一句，要是你能咋办？冯庸一拍大腿，要是我，我就跑他娘的！

你是说逃跑？张学良像没听明白，追问了一句。

对，冯庸语气很坚定，你看啊，人，你不喜欢，你爸又非逼你结婚。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逃婚，找不到你，还结个屁婚！跟鬼结去吧！张学良说，你说得轻巧，逃，往哪逃啊？冯庸说，我家在北镇有房子，现在只有一个老爷子守着，你往那儿一猫，别说你爸了，连狗都找不到你。尽管这话听着有些别扭，张学良还是精神一振，这倒真是个办法，你接着说，咱们怎么走？冯庸说，我现在就给你张罗钱去，你逃出去，身上没钱不行。放心，我既不偷也不抢，拉住我妈胳膊一摇，一吭叽，我妈就得给钱。你呢，就先回家，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一样。等明天晚上，我找一辆车，在你家外边等着。钟鼓楼敲三更了，你就偷偷地跑出来，咱们连夜出城。等你爸发现了，咱们已经坐在炕头，吃上沟帮子烧鸡了！张学良兴奋地跳起来，好哥们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日后你有什么难处，六哥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张学良心情舒畅地洗了个澡，容光焕发地回到家中。成衣庄刚好把新衣送来，是一套其时最时兴的长袍马褂，正宗的上好江浙丝绸，黑底暗花。卢寿萱招呼张学良穿上试试。张学良拿起衣服抖了抖，这啥啊，老气横秋的，我不要，我要穿西服。卢寿萱忙说，西服也有的，这件必须娶亲那时辰穿，老规矩是不能坏的。等拜了堂，你再换西服。来，穿上看看。

张学良穿上新装，衣服裁剪得很合身。进城不到两年，张学良不知不觉中已壮实了不少，看着已有了成人模样，个头也已经撵上了冯庸。卢寿萱围着张学良前后看了看，很是满意，不错，不错，正配我们张家大少爷。张冠英、张怀英几个姐妹也围着张学良，这摸一下，那扯一把。张冠英口里“啧啧”连声，你看我弟，穿上这身衣服，比新郎官还新郎官。张怀英应和着，可不是咋的，我哥一穿上这身衣服，还真有些人模狗样的呢！张学良听了这话，追过去要打张怀英。张怀英笑着就往外跑，却与刚进门的张作霖撞了个满怀。

37

连 载

捧着女儿的信，郎平心里格外酸楚。她意识到，自己与女儿之间沟通出现了问题。可真的是自己错了吗？就在这时候，美国排协给郎平打电话，让她赶紧着手组建队伍，否则就有“单方面违反合同”之嫌。郎平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家，又开始“空中飞人”的日子。

有实力的老队员不愿意进国家队，郎平就在各所大学里物色年轻球员。有的队员因为学校要考试，待了没几天就跑了。就这样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郎平纵有天大本领也无法施展。比赛前一个月，主力二传博格找到郎平，称因为“个人原因”不能参加这次比赛。博格是郎平在费城坦普尔大学发现的新秀，她身材高大、爆发力强，郎平在日常训练中对她精心雕琢，还将队长的袖标交给她。博格临战当逃兵，郎平十分不解：“我重用你大半年，你怎么能说不打就不打呢？”博格说：“这是隐私，我不想说。”郎平又问：“大家是一个集体，你怎么向队友们交代？”博格说：“不用你管，我去跟她们解释。”博格说了几句“I’m sorry”，队友们耸耸肩也就无所谓了。经事后了解，博格在集训期间认识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网友，为了与对方幽会，她不惜缺席即将到来的重要比赛。面对美国队员对待排球的这种随意和不在意，郎平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和气愤，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年初，郎平第一次率美国女排出征世界锦标赛。世锦赛的对手都非常强大，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美国队充其量是杂牌军，每场比赛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更让郎平生气的是，输了球后，队员们在休息室里照样说说笑笑。她拍着桌子训斥道：“你们打得一塌糊涂，怎么还有心情笑呢？”一名队员走过来拍拍郎平的肩膀说：“珍妮（郎平英文名字），请你轻松点好吗？打排球是因为我们热爱，今天输了，算我们不走运，明天会是新的一天。”

郎平正在气头上，她指着那位队员说：“你们不要脸可以，我可不想丢人现眼！现在，你们都给我出去，绕着场地跑20圈！”一名队员站起身，白了郎平一眼，然后径直离去。其他队员也纷纷起身，吹着口哨不辞而别，把郎平一个人晾在空旷的休息室里。

看着空旷的休息室，郎平心如刀割，又是该死的美国思维！打排球只是因为热爱？那么集体荣誉感呢？国家的荣誉感呢？队员对胜负的不在意，再联想到接受了一脑子什么个人隐私、个体尊严的美国思想的女儿浪浪，那一刻，郎平真是恨透了这个国家所谓的美国思维。

世锦赛的成绩可想而知，美国女排一场未胜，小组赛即遭淘汰。要强的郎平非常伤心，她觉得自己的一世英名这下可彻底葬送了，见到熟人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听到妈妈在电话里跟朋友抱怨美国女排队员的不是，浪浪“幸灾乐祸”地说：“您应该庆幸，您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她们没告您侵犯人权就不错了。您要记住，这里是美国。不是中国！”郎平怒斥：“美国怎么了？我是主教练，她们就得听我的。就像我是你妈妈，你必须听我的一样！”浪浪没好气地说：“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您，这个主教练恐怕是当不长喽，您好自为之吧！”

女儿与自己关系疏远，事业又不顺利，郎平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好几次想找机会缓和与女儿的紧张关系，可没等她开口说几句话，浪浪就不耐烦了：“我们之间有代沟，没什么好说的。”与此同时，美国许多媒体发表文章指责郎平，称她“徒有虚名”，不可能把美国女排带出名堂。双重打击下，郎平病了，发高烧，上下嘴唇长满水泡。她一下子衰老了很多。

女儿为师，学会改变，人到中年

“铁榔头”痛苦“转型”

世锦赛结束后两个月，郎平受美国排协之邀到纽约讨论下阶段事宜。中途，郎平接到浪浪学校心理课老师的电话，让她马上赶到学校。郎平认为女儿出了什么事，急忙坐飞机返回洛杉矶。见到郎平，老师拿出浪浪一篇心理课作业，里面写道：“我的妈妈是女强人，她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绩，全世界有很多人崇拜她。但是，我不喜欢女强人妈妈……”老师一脸严肃地对郎平说：“孩子的直觉很敏感，而且往往是正确的。你要改变自己的方式，否则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果。”

从学校出来，郎平陷入深深的思索。整整30年啊，自己一直生活在排球的世界里。但排球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中的郎平是一位普通的妈妈，需要学习，需要摸索。女儿作业中的话，像一面镜子，让郎平重新打量自己。“孩子的感觉是对的，或许错的真的是我。”郎平决心改变自己，完成从“女强人”到“好妈妈”的转型。

2